

●何 真 著



要长翅膀的 女人

要长翅膀的女人

●何 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要长翅膀的女人

何 真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75印张 2插页 205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6,650册

ISBN7-5059-0390-X/I·248

定价：3.00元

纵使星移斗转，照亮天穹的依然是那些银蓝的、桔红的、荧绿的……淡紫的星。

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人就这样告诉女孩子：那儿，有一颗只属于你的星，只要把它找到，一切将会无比美好。

女伴们独步人生，涉过爱河，走遍世界，找呀，找呀，找……

她们走破了脚、走累了心，还是找呀，找呀，找。

一个人说，我运气不好，没有碰上。

一个人说，走近了、得到了，你才会发现你注定是要失望的……

一个人说，星星是光，看得见，摸不着。其实，那故事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有人却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她终于找到了。那星星一点也不远，就在她自己心里。当然，要把它摘到，还要往前走得很远，很远……

直到她从女孩变成少女，从少女变成真正的女人。

第一部

1

每个女人生活中都有男人。

“这是命，也是缘法。”叶子记得，这是小时候那些个夏日漫长的黄昏，坐在老枇杷树下，奶奶以感喟万端而又不容辩驳的口气对邻居的保姆，那个从乡下跑出来的童养媳小彭姐讲过的话。对那个一听见街上口令声响，就兴奋而急不可待地打开大门去看“戴盘盘帽的军官”而又始终未能嫁出去的小彭姐，奶奶总是不紧不慢地说：“……地上有一个人，天上就有一颗星。桌子上有一双筷，自然会有一个碗。天上有一只鸟，就会有落这只鸟的枝头。”

象验证奶奶的话，小彭姐终于“嫁”出去了。叶子有点为她可惜，她那对象不是“戴盘盘帽的”、挺威风的军官儿，而是那个每年一到农闲时分就挑着糖人担儿，摇着货郎鼓，拖曳着长长的诱人的声音叫卖糖人儿的黑脸汉子。小彭姐走了，小巷门口再也听不到黑脸汉子叫卖糖人

儿的声音了。奶奶说小彭姐跟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叶子在遗憾之余又有点羡慕：“这回她可以天天吃糖人儿了。”

“馋丫头，只晓得吃！”奶奶伸手拧了一下叶子那嘴里满含着酸杏儿的腮帮子，再一次不容置辩地说“这是命！”说完，她抬头望着很远很远的夜空，那脸上的神情，使叶子觉得她说的话就象那头顶上的夜空一样——是那么不容置疑的真实，又那么不可思议地神秘莫测。

当然啰，那是小时候。

现在叶子却宁愿在没有人的地方，偷偷地拿出她的好朋友晓风慷慨地借给她的那个精美的小日记本，一遍一遍地读那些用歪歪斜斜的字体抄在上边的，令人脸热心跳而又非看不可的话：

爱情赋予万事万物的魄力象一道绚烂的生命的光芒，照耀着人的一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

人生是花，而爱是花的蜜。

——雨果

.....

这些话似乎比奶奶那肃穆神秘的断语更美也更迷人。

“爱情是那么神秘、美好，就象在浩渺的太空里有一颗闪烁、召唤、等待着你的星星，你不知道他将是谁？不

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会和他相遇。但一定有一颗这样的星星在等待着你，召唤着你。你，只应该属于这个人，这颗星。”

叶子非常、非常喜欢这段话。是啊，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颗属于她的星星在向她闪烁、召唤。真好！

那些个时日，仰看着满天灿烂的星斗，她心中蓄满了莫名的情感，想流泪、想唱歌、想笑……人家说这是少女最好的年岁，有那么多希望，有那么多幻想。

是的，哪怕她叶子现在还不知道那个他是谁？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碰上他。她将来的生活中当然会把他找到的，会的。

她在温暖的夜风中悄悄伸开双臂，象是要迎接向她闪烁、呼唤的那颗星星。

可现在是怎么了？当她从学校传达室老魏头手里接过那笔迹相同的来自北京的厚厚的六封信，和一封薄薄的落款只有“本市”两个字的信时，却象做了贼一样。她一把就把它全部塞到书包里。叶子觉得，经验丰富的老魏头一面递给她信时，似乎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晓风刚用令人生疑的微笑看着她。其实她的脸红、心跳全是凭了一种说不出的预感，信都还没拆开呢。

虽然妈妈、哥哥、弟弟现在谁都不会回来，她还是倒插上了房门。

六封寄自北京的信全是卢大卫写的。写信时间前后不

一，因为“闹革命”，邮路断了，耽误在各地半年多的信统统让邮局给查回来了。

那封薄薄的本市来信只有一行字，是洛宇杉写的，昨天晚上他们还见面了。

这些信叫她那么兴奋，又那么害怕。囫囵圇圇地看完了，刚把它们收进书包里，她又觉得不放心。找了一张报纸把它们包起来，却又不知该往哪儿藏……

每个女人生活中都有男人。

可这几封信为什么叫她那么慌张、害怕？

大卫、宇杉，难道他们俩谁是那浩瀚的星海中那颗该属于她的，向她闪烁，呼唤的星星么？

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又怎样开始的呢？

2

学校那块在全省颇有名望的招牌被一副几丈长的对联盖住了。

上联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的会打洞

下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是阶级路线。

高三班的陈铁汉威风凛凛地守在大门口，让每个进校的人报家庭出身。

“教员。”叶子嘟囔了一声。

教员，当然不是什么革命英雄，何况叶子的“老子”还有历史和现实问题。站队，坐座位她被分配到了表示

“反动”的右边。

徐晓风则戴上了令人羡慕的“红卫兵”袖章。

右边就右边吧，不过是站站，坐坐嘛。她没把这一切告诉母亲，她怜惜母亲，她亲眼看见当人家勒令她不准再上讲台给孩子们讲课以后，就象有谁撕碎了她身上最后那点美丽和骄傲，她一下子老了一大截。

母亲，这个商会会长的大小姐，是她们那个小城的名媛，早年就剪短发，放大脚，死活进了大城市念书，参加过学运，为跟父亲自由恋爱，逃婚离家出走，堪称她们那个时代革命的新女性呢！

她曾经是全市著名的优秀教师。

她主动报名支援农村，下乡办学，在那个孤寂的渔村小学任教多年。

可现在——

一个月后，晓风被开除了“红卫兵”，因为她爸爸给揪出来了。她又和叶子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当然是在表示“反动”的右边。

叶子迷惑了。

当年的革命，使妈妈这样的资产阶级大小姐改造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革命的新女性、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开拓了每个人生命中向上的潜力。

如今的“大革命”要让叶子、让晓风走向哪里呢？

列车载来了北方大学中南下的“红卫兵”。

他们在街头慷慨演说，在高高的大楼顶和开着的汽车顶上散发传单，到各个学校参加辩论会。他们的到来，仿佛给这南方城市吹来了一股强劲的风。

这一天晓风约着叶子偷偷跑出学校，在街上东张西望地乱转，突然看见一个人被围在一个高高的砖垛上大声演说。蓝色的学生装下是那种典型北方男子的高大骨架。人高，又站得高，以至晓风和叶子要仰起头才看得清他的脸。他背衬着暗灰色的天空，肩上搭着一条米色的短围巾，响亮纯正的普通话特别有煽动力，额前一绺黑发在十二月的冷风中飘动，下边有人起哄：“这小子模糊阶级阵线！”有人吹口哨，他潇洒地把头发一甩，笑笑，又继续演讲。

好一张严肃而热情洋溢的脸，好一派果敢而朝气蓬勃的精神。

“简直就是个卢嘉川！”晓风赞叹着拉着叶子一个劲儿朝里挤。

他的论点叫人振作，言词使人兴奋：

“先辈们打江山的时候，革命统一战线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靠它使号称‘一盘散沙’的四万万同胞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把一切可以革命的力量从身边推开……你们闻得见吗，飘荡在这城市空气中的还有一股封建等级血统论的腐尸味……”

他好象在回答叶子的困惑，他鼓荡着叶子的热情，叶子简直给他迷住了。她觉得晓风说得一点也不过份，在《青春之歌》里，那些搞学运的卢嘉川式的英雄就是这个模样儿……

她心里不由遗憾地想到，当年向往革命的妈妈，年轻时怎么没遇上这么一个毫无瑕疵的英雄呢？

3

如果，如果不是爸爸，一切也许不会是这个模样。不管是妈妈，还是全家，也许不会是这个模样！

她记得爸爸在家的最后一个元旦，那个晚上，妈妈没回来吃晚饭。爸爸手忙脚乱地给孩子们换上新衣服，向大家宣布，今晚，要去看妈妈演戏。爸爸换上西服，还特意系了一根深红色的领带。

这是教工系统的元旦调演。

叶子不知道那个戏讲的什么，她只记得那话剧的名字叫《葡萄熟了》。她只知道妈妈在舞台上是那么漂亮，白色的毛衣，暗紫色的西服裙，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妈妈不断地说话，不断地走来走去，叶子简直被妈妈迷住了，一个胖胖的伯伯坐在她身旁，问她身边的一个人：

“这是三小的梅老师吧，还真不错哩。”

叶子忍不住插嘴：“这是我妈妈。”

“喏！是你妈妈呀，你还真不简单哩，有那么了不起的一个妈妈。”那胖伯伯伸手将叶子抱过去，让她坐在他

腿上。

后来，叶子知道，胖伯伯是教育局的局长，演完戏，他亲手给妈妈发了奖状。

这一年，妈妈荣获“市优秀教师”的称号。

散场了，妈妈从后台跑下来，脸红红的，在她们兄妹每个人脸上使劲亲了一下。爸爸给妈妈披上那件她平时舍不得穿的非常暖和漂亮的长呢子大衣：“你省什么，还留着给姑娘穿呵？”

“当然，等小叶子读大学，穿上这件衣服可精神了。”

走出礼堂，外边一片银白，下雪了。一家人踏着雪走回去，大家都挤着要走在妈妈旁边。

妈妈又牵又抱、还忙不过来，爸爸生气地说：“看把我都挤到哪里去了。”

“噢，你也抱起一个，我们不就并肩走了。”妈妈笑着把夹在中间的弟弟塞到爸爸手上。

那年春天，爸爸象往常一样地回单位去上班，就再也没有回来。

妈妈说，爸爸到一个地方学习去了，那地方很远，很远。

妈妈把哥哥和叶子留在城里，把奶奶和小弟小妹带到了她教书的那个小村。

爸爸到哪里去了呢？叶子可真想爸爸呵。

她想告诉爸爸，她功课很好，当了班上的学习委

员。她想告诉爸爸，现在她们不上课外活动了，老师们忙着去搞什么斗争，写了诗让大家念。一看见那个秃了顶的教导主任，大家就跟在他后边一面跺脚，一面吼：

“右派、右派，头顶生疮，脚上生癞，

右派、右派，……”

她想告诉爸爸，音乐老师说她乐感很好，让她跟她学钢琴。学上两年，她要介绍叶子去拜一个更好的老师。那老师对学得好的学生只收半价学费，一个月才三块钱，不贵。

她有好多好多话要对爸爸说。

有一天，妈妈突然回来了。她说，要去看爸爸，可只能带一个人去。哥哥要去，叶子要去，弟弟也吵着要去。

妈妈叹了口气，“男孩子要让着点女孩子嘛。”

妈妈慌慌张张把家里那唯一的下蛋母鸡宰了。

叶子慌慌忙忙地换衣服，她知道爸爸妈妈都爱整洁、漂亮。她对着镜子扎上了爸爸给她买的一条淡紫色的绸丝带，那是逢上过节什么喜事才舍得扎的。

妈妈把煮好的鸡块和汤盛在家里那口不容易散热的汤锅里。临出门时，看见了叶子头上那根丝带：

“叶子，把它拿掉。”

“为什么？这是爸爸买的。”叶子惊异地睁大眼睛问妈妈。

“因为——”妈妈顿了顿，最后又说：“好，就扎着吧。”

叶子和妈妈进了那道大铁门，在一道铁栅栏前等了好久，好久。铁栏内似乎是个什么工地，有人在打地基，有人在挑石头、推板车。

远远有人陪着爸爸走过来了，不知为什么叶子好象觉得爸爸的头发竟然有些白了。

“爸爸。”叶子老远伸长脖子叫。

“老叶。”妈妈急迫地拉着叶子顺着铁栏往前走。

“慢点，你手里提了些什么？”一个穿蓝制服的公安人员拦住了妈妈。

“鸡，鸡汤。”

“真的？”

“我是教师！”妈妈涨红了脸。

那人一把拎过妈妈手里的汤锅，揭开盖子，怀疑地用鼻子闻了又闻，顺手往旁边掰了根树枝往锅底搅了几搅。

他把汤锅递给妈妈，一面不甘心地问：

“你没在里边放什么吧？”

“什么？！”妈妈一愣，随即脸煞白，手一抖，那汤全部翻泼在脚下。人们把目光转了过来。

“哼，教师，教师还不是右派亲属。”那人悻悻地望望满地的鸡块鸡汁。

“哇！”叶子蒙着脸，大哭起来，转身就往外飞跑。她听明白了，那人说是“右派亲属”。

“叶子——”妈妈在铁栏杆这边喊，

“叶子——”爸爸在铁栏杆那边喊。

叶子跑出大铁门哭着蹲在一家小卖部门口。

一只手狠狠地拖起了她，那是妈妈的手，把她的手捏得那么死，捏得那么痛：

“快去，看爸爸。只有五分钟了，把眼泪擦掉，不许哭！”妈妈从来没有这么恶狠狠地对她讲过话，叶子吓住了。

妈妈拉着叶子跑进大门，爸爸从铁栏那边伸出手，摩挲着叶子的头：

“功课好吧？”

“嗯。”叶子点点头，不敢说话，生怕一开口就哭出声来。

“和哥哥单独在城里过得惯吗？”

“嗯。”

“时间到了。”那个穿蓝制服的公安人员说，爸爸被两个人带走了，一步一回头：

“叶子——”

“爸爸——”

“要帮助妈妈！你大了。”

“嗯。”叶子把头勾进铁栅，看见不知为什么爸爸那条银灰色的派力司裤子，裤腿已经筋筋吊吊，只有大半截勉强盖住膝头了。

她和妈妈在铁栏前站了许久，许久。望着爸爸远去的背影。

“这是你的锅吧？”另一个公安人员拾起地上的锅递

给妈妈。妈妈仿佛根本没有听见他说什么，连看也不看那口锅一眼。牵着叶子的手说：“走吧，我们回家去。”

叶子看了看那口摔歪了把的煮饭锅。

妈妈抬着那苍白美丽的脸走出了那道大铁门。四周的人静悄悄地闪开了一条路。

路上，叶子悄悄地扯下了头发上那根淡紫色的丝带。她把它揉成一团紧紧地捏在手里，最后，把它藏到大衣柜最低层的一个角落，就象在她尚未成熟的心里，深深藏起她一生中的第一次屈辱。

奶奶带着哥哥和弟妹们站在大门口等候着叶子和妈妈。可等叶子和妈妈走进门，奶奶张了几次口，却什么也没问，她象是不敢，象是怕听到什么她不愿听到的消息。哥哥和弟弟却问个没完没了，饭桌上吵得叽叽喳喳：

“爸爸好不好？”

“什么时候才放假？”

“什么时候回来带我们去游泳？”

妈妈端起饭碗，看了正在捏着筷子发愣的叶子一眼，告诉大家，爸爸学习得很好，身体很健康，很想大家，一到学习结束就会回家。叶子低着头一个劲地往嘴里扒饭，她害怕一抬头眼泪会掉出来。

等哥哥和弟弟吵完了，奶奶却撇下妈妈问叶子，看见爸爸时，爸爸在干什么？气色怎么样？叶子抬头看了一眼妈妈，妈妈平静地望着她，她告诉奶奶说爸爸在学习，脸

色也很好。

谁知道，那竟是她此生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许多年当她晓事以后，揪心的悔恨常使她从梦中惊醒。那天，她为什么要哭？为什么要跑开？为什么没有将要告诉爸爸的话，一桩桩、一件件说完？为什么没有象妈妈一样，理也不理那汤锅一眼，骄傲地抬着头从那道大铁门走出去？

在学校里，她再也不和同学们一起跟在那个秃顶的教导主任后边一面走一面喊：“右派右派、头顶生疮，脚上生癣”了。晚上她也不偷偷地跑到那个大学操场上去了。她加倍的用功，学年结束，她拿到了三好学生的奖状。

可是，这一年优秀教师的名单中却没有妈妈的名字，她生怕自己看漏了，用手指顺着报纸上那名单一个一个指着读，没有。连一个姓梅的都没有。

还没有到星期六，她就捏着那张报纸来到妈妈学校，一直跑进办公室：

“妈妈，怎么搞的？是不是弄漏了？”

“没有。”妈妈看了看周围几个批改本子的老师一眼，安静地说：“没有弄错，妈妈没有被选上。”

“这是为什么？”她不解地问妈妈，她在加倍用功，难道妈妈教书会偷懒？

“是这样。”妈妈又看了看周围的老师一眼，艰难地